

箩筐里的时光

□董波

我在慈城的老屋角落，静静放着一只旧箩筐。几经搬家，我始终舍不得将它舍弃。

它太老了，但它温润的旧质感，像慈祥老者的眉眼，又似被岁月反复摩挲的旧信笺，写满了故事。算起来，它和先生同岁，快七十了。岁月在竹篾上刻下痕迹，也沉淀出愈发厚重的温度。这种椭圆的竹篾小床，从前在我们江浙一带很常见，它接纳着踏上人生第一站的小宝宝，是托举新生命的小小摇篮。而于我，它是家族的“史记”，一页页，编织着四代人温柔的甜梦。

先生出生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困难时期，他外婆总是用“地瘦、风硬、米缸里能照得见人影”来形容当时生活的窘迫。但先生的外公得知女儿生了家中盼了许久的男孩时，喜不自胜。身为篾匠的他，竟不顾白天为生计奔走的劳累，连夜在月光下选竹、破篾、编织。那些本该在艰苦的环境下成为别人家箩筐、扁担等工具的竹子，在充满着初为人祖喜悦的外公面前，成了一只精致的箩筐，底部的木架他做得尤其精巧，只需脚轻轻一碰，箩筐便会轻轻晃动。

也就是如今我的先生，当年还是个粉团一般的小婴儿，便在这安稳的“小世界”里度过了他既苦涩又温热的婴儿时光。这时光里，有他摸着箩筐边沿学步的憨态，有他睁眼躺在箩筐里，见身旁的母亲、婶婶忙着生产队的农活，无暇顾及他的落寞。这安稳的“小世界”外面，是一个大饥荒的年代。那时箩筐边，总摆着一碗稀薄的米汤，新竹悠长的清香萦绕不散，这份暖意，至今仍留在心底。

后来，年纪尚幼的先生，连同这只藏着匠心与疼爱的箩筐，被城里条件稍好的外公外婆接去同住。

老底子的人多偏爱男孩，而这箩筐的第一任主人是我家先生，于是它也成了抢手的“宝贝”。亲友邻里谁家有了“准妈妈”，都会提前到我们家预约。它不但辗转于大姑、小姨等亲戚家，还去往许多邻居的家中，让初来人间的小婴儿“安营扎寨”，兜住了一个又一个越来越好的稚嫩的梦。

时间过得好快，我儿子也出生了，箩筐又回到了主人的家。我像上辈人那样，冬天在箩筐里铺厚毛毯，把暖水袋裹好，小心翼翼地塞在他脚后；夏天就铺上凉竹席，支起帐篷似的小蚊帐，竹条上还系了个纸风车，风一吹就转。夜里他稍动一下，我便拉过缠在木架上的绳子，轻轻一拽，箩筐晃起来，风车转得沙沙响。小家伙那小小身子在梦里露出的那对酒窝更动人了。

有一次，母亲来我家看小外孙，望着箩筐中儿子酣睡的样子，我忍不住问妈妈：“我睡过这样的箩筐吗？”妈妈说：“那时候工作忙，又经常调动，哪有这个条件。”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遗憾。其实我们这代人大多被这样的箩筐温暖过，可我却偏偏例外。记得我小的时候，隔壁那位我唤作“外婆”的婆婆以帮人带小孩为生，家里的箩筐睡了一个又一个小宝宝。那时我最大的乐趣，便是围着婆婆家的箩筐转，抢着以“姐姐”的身份去摇箩筐。有一次我还好奇凑近熟睡的婴儿，那一丝淡淡的奶香味，至今还留在记忆里……

如今，我童年时对箩筐的满心欢喜，都融进了这竹篮轻轻的晃动里，把满腔的爱化作了温柔。

后来，儿子的两个女儿，我的小孙女们，也成了这箩筐的小主人。时代早已天翻地覆，儿子儿媳为孩子购置了精致小巧、功能先进的婴儿床。可当我把孙女放入这只古老的箩筐时，那种源自血脉的安宁仿佛瞬间被唤醒。特别是小孙女，她出生时，我为她换了一顶鲜亮的绿色蚊帐——绿色是希望，是梦里的青草地。小孙女比姐姐更爱闹腾，却总在箩筐的晃动里迅速沉静下来。我依旧爱坐在她旁边，看她睫毛在眼睑下投出浅浅的影，随箩筐轻颤；看她在梦里咿咿嘴，好像尝到了蜜；看她攥着小拳头，又像是在摘梦中的星星；更爱看她每次醒来时，从那片葱绿的“小天地”里探出来的小脑瓜和弯成月牙似的小眼睛。

如今，小孙女也十岁了，这只装过许多故事的箩筐也空了，但那顶绿色蚊帐我仍每年清洗、晾晒。风一吹，蚊帐便鲜亮地轻轻晃动着……

父亲的竹裤架

□胡亚群 文/摄

前几天整理旧物，在书房抽屉中意外翻出两个竹制的裤架。当年青翠深绿的竹架，经过时光洗礼，已沉淀为暗紫色的质感，虽已褪旧，却依旧结实。那是在结婚前夕，父亲亲手为我做的嫁妆。记得当年做了十五六个，我嫌它粗拙笨重，拿到新房便束之高阁，改用超市买的不锈钢裤架——轻巧又美观。岁月匆匆，诸多竹裤架几经搬家流转，而今只剩两个，静静散发旧日温润的气息。竹节上的毛刺早被时光抚平，握在手里，愈发质朴而服帖，仿佛承载着一段被打磨的温柔。

父亲向来心灵手巧，田里的农活样样精通，在当时的慈溪县仪表厂工作，擅长五金加工。他在闲暇之余，总爱为家里添制些小物件。竹制筷筒美观大方，带着自然的原始质感，静静挂在灶台边，收拢着一日三餐的烟火气。当年，我们两姐妹的婚期恰巧选在同一个月，相隔仅半月，筹备的忙碌可想而知。父亲在奔波张罗之余，仍抽空亲手为我们打造这些朴素的手工作件。

还记得他做竹裤架的模样：先选一段质地紧实的老竹，色泽沉润，韧性要好。细细量好尺寸，规划长短宽窄，然后切分、裁段、修边，用一把砍刀慢慢褪去多余的毛糙。刀锋过处，竹身发出清脆的声响。他低头剔除毛刺，再用砂纸细细打磨每一处棱角，直到竹条圆润光滑。他说这样用起来，裤架才妥帖安稳，不会伤衣物。父亲就坐在院中葡萄架下，那时他身形魁梧，眉目英挺，阳光透过叶隙，光影斑驳，洒在他宽厚的背上。

父亲将竹条拼接固定，两根交叉成简单的十字，在四端打上小孔，穿入结实耐磨的尼龙绳，再系上一个竹制的小夹子。裤架简简单单，没有任何雕饰，朴素得如

同老屋檐角的青瓦，却在绵长光阴里，默默托起一份深沉的父爱。

父亲话不多，也很少过问我们的学习生活。我们习惯与母亲沟通交流，久而久之，似乎习惯性忽略了父亲沉默的付出与关心。我的父母亲，一生依靠勤劳的双手，以善良与无私默默改善着家境，面对世间种种委屈与不公，从未抱怨。他们一生未曾红过脸，始终恩爱和睦。记得有一天飘着蒙蒙细雨，我看见母亲蹲在井边洗碗，父亲则在一旁静静为她撑着伞。那一刻，我的心柔软得像浸透了雨水的棉花。

记忆里还有这样的画面：寒冬时节，一家人正要吃饭，堂屋前却来了一对外地乞讨的夫妇，他们穿着单薄，面容憔悴。母亲立即从锅里盛出满满的米饭，还把桌上不多的小菜拨出一大半给他们。那时日子并不宽裕，小菜无非青菜、土豆之类。那对夫妇连连道谢，父亲静静看着他们吃罢，才目送他们离开。这一幕，一直暖在我心里。父母待人向善的淳厚与温情，深深影响着我们幼小的心灵。

如今，我取出蒙尘多年的竹裤架，轻轻挂在阳台上。抬眼之间，婚姻已走过了二十八载，一路风雨，冷暖自知。这结实耐用的竹架上，承载的正是父亲无言的深情。阳光落在上面，它依旧朴素耐用，依旧坚韧如初。我用它晾衣裤，轻轻一扣，四个竹夹便稳稳合拢，不松不紧，不留夹痕。它比不锈钢坚韧，比金属温润，即便在潮湿的梅雨季，也不易生锈霉变。

这小小的竹制裤架，虽被时光磨旧，却是岁月长河里的漂流瓶，是父亲送给我的独一无二的礼物。在这平凡如常的人间烟火里，藏着一个父亲对女儿最深沉、最安静的爱。



竹裤架